这是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歌声，是亿万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心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经典旋律，永远镌刻在时光里——

真挚心声献给党

■袁丽萍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岁月如大石河的激流奔涌向前，却在这方山坳里留下了一曲永恒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我再次踏入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簌簌山风中传来熟悉而亲切的旋律，仿佛在向我诉说那段镌刻在时光中的记忆。

转过山弯，一座灰墙青瓦的朴素院落静静伫立，墙面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的金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943年10月的一天，就是在这座小院里，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正在为歌曲创作冥思苦想。他刚看完一篇令人热血沸腾的社论，创作的热情在胸怀间激荡。

半年多前的3月10日，蒋介石公开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所谓“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的论调，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在解放区开展反投降、反内战、反法西斯独裁的运动。同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将失去正确的领导和前进的方向！”

这篇基于事实、反映客观的社论影响广泛，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当然也包括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的社员曹火星。

曹火星，本名曹峙，河北平山人。当时，他正跟随剧社一个文艺小分队在堂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这篇充满号召力的社论，让他心潮澎湃。

小分队的成员们到村里后，不到几天时间，就用旧曲填新词写了4首歌，其中2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另2首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他们又考虑到，还要有一首能概括前4首歌曲内容的歌，这个创作任务就交给了曹火星。

1994年，已经70岁的曹火星重回堂上村。回忆起当年的创作经历，他依然难掩激动之情：“我就想用跟社论一样的标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既有力批判蒋介石的论调，又符合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事实，还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抗日战争时期，堂上村是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前沿地带。纪念馆中的一幅幅老照片，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烽火故事。当年，堂上村也是较早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的村子之一。火热的抗战生活，感染着曹火星，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

“改善了人民生活”“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曹火星铺开稿纸，连夜创作，歌词如泉水般在他的笔尖汩汩而出。夜深时分，油灯爆出一簇灯花，曹火星将歌词反复诵读——这饱含真情实感的歌词，是从文艺战士、抗战军民的心底流淌出来的。

歌词有了，该谱什么曲呢？曹火星脑海中浮现出孩子们打起“霸王鞭”行进演唱的生动画面，创作的激情推动着他立即投入谱曲工作。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打磨，创作出一首结构严谨、情感饱满的歌曲。

阳光灿烂的午后，金色的光辉穿透云层的缝隙，洒向古老的村落。我跟村里一位老人聊起天。他听父辈提过，歌词正是当年村里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曹火星写好歌曲后，非常激动，先给村里十几个儿童团团员教唱。

从一些资料中，我也了解到这首歌传唱的更多细节。1943年冬天，在晋察冀专区干部冬训学习班上，曹火星第一次正式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随后该歌曲在群众剧社主办的刊物《群众歌声》上发表。

纪念馆里展出了歌曲创作手稿图片，可以看到曹火星当年写下的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那么，现在歌名中的“新”字从何而来？

有史料记载，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在东北各地参观时，听到有人唱这首歌，非常喜欢，对歌词也很认同。受毛泽东主席接见时，他向毛主席提起这段经历，同时讲到，他觉得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看，如果把歌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会更好、更准确。他的意见被采纳了，1950年，歌曲名称正式作出更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后，在祖国大江南北广泛唱响。人们不仅爱唱，甚至参与了歌曲的“再创作”——当年曹火星写下歌词时，用的是“坚持抗战6年多”；第二年，群众在传唱中，将这句改成“坚持抗战7年多”，到了1945年，又改成“坚持抗战8年多”。这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算起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党坚持抗战已经14年了。

这是一首始终蓬勃着生命力的歌。纪念馆在介绍词中，将这首歌曲评价为“为全民族抗战呐喊的歌声”。这首从深山飞出的壮歌，表达的是亿万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心声。这首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唱到和平发展年代，从一个小山村唱到全国乃至世界。

我去采访时，正值“七一”前夕，有单位来这里组织学习教育活动。整修一新的纪念馆广场前，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面对鲜红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讲解员带领下，又一次合唱开始了。歌声中激荡的，是一首经典旋律穿透时光的魅力，更是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动人情怀。

岁月长歌

大地脊梁

■春 宁

走过多少苦痛岁月
经受了饱含血泪的苦难砥砺
铮铮铁骨迎着狂风暴雨
如山岳巍巍
在天地之间挺立

狂风肆虐中
站在卢沟桥上凝望
那桥面、石狮和见证屈辱的弹痕
大雪纷飞中
探访东北抗联密营遗址
用心触摸那战壕、地窨子
锈蚀的弹壳、铁锅、水壶
倾听大地低吼的《松花江上》
大雨滂沱中
肃立松山烈士陵园
每尊雕像都昂扬着不屈和坚强
单薄的身躯撑起民族的希望

无数次站在地图前，审视这
广袤富饶、古老而又年轻的祖国
危亡之际
英雄的中华儿女
在山河间留下惊天动地的绝响
用生命写下不朽

心，紧贴这厚重的大地
依然能清晰地听到
不曾远去的壮烈的厮杀
感受到一代代将士的豪情

在沉沉暗夜中
他们燃烧自己
照亮岁月深处的阴影
血雨腥风中
他们俯下身躯
为民族的强盛铺就前行的路
铸成护卫的盾
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命运
刻进跳动的心房
托上挺立的肩膀

于是，这坚挺的脊梁
永远在大地上屹立
只要风暴来临
便化为坚盾、城墙
矗立成山岳、界碑

画外音

林宏基1977年创作的《烽火少年》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油画，现收录于岭南版小学五年级美术教材。画家没有刻意表现战争残酷，而是通过少年战士坚毅的脸庞、闪光的军号和战马飞扬的鬃毛，将革命信念转化为充满力量感的视觉诗篇。作为一名美术教员，我认为这幅画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成就，更在于用孩子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诠释了勇气与信念。这正是《烽火少年》历经岁月依然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赵大千）

烽火少年（油画） **林宏基**作

用镜头记录抗战故事

■延安电影团成员 钱筱璋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1938年10月1日，这是令人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延安与八路军》在陕北中部县（今黄陵县）开拍了。这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轩辕黄帝陵园所在地……镜头从这里又转向另一个视野，在黄土高原的崎岖山路上，一群群青年男女背负行囊，风尘仆仆地在跋涉。他们在旅途中历尽艰险，依然勇往直前，决心奔向革命圣地延安。镜头生动地描述了“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意旨，揭示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反映出时代的潮流：“天下人心归延安！”

接着，摄制组把延安的自然风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边区的民主政治生活，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活动，等等，都摄入了镜头，如实地反映了延安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这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胜利的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初，电影团带着党的嘱托和期望，离开延安，来到华北敌后。他们首先到达晋西北地区，拍摄了贺龙司令员及关向应政委等在前方的活动、120师358旅的部队生活、当地的民兵活动等。然后，越过雁北的崇山峻岭，穿过敌人同蒲铁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辗转拍摄了影片所需的大量珍贵材料，如聂司令员在前线的活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前线救死扶伤的光辉事迹、边区民兵的武装斗争、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群众支援与慰劳子弟兵的活动、敌人的暴行等等，内容很丰富。

在前方拍摄电影是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开来，来去都要冒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日军频繁“扫荡”，有时就得紧急转移。一次，摄制组所在的村子突然遭到敌军袭击，幸亏部队和群众掩护，才安全脱险。摄制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着工作。

1939年底，影片大部分内容已拍完，影片编导袁牧之带着底片先回延安。为了争取时间，剩下尚未拍的材料，由摄影师吴印咸和徐肖冰分头去拍。临行前，牧之特别嘱咐他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那样，保护好携带的摄影机和胶片……

电影团在华北敌后，跋涉1000余公里，历时一年多，完成了拍摄任务。所拍材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经过浴血苦斗收复大片失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历史，预示着未来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血沃狼牙山

■剑 钧

走近抗战英雄

那年秋日，我与朋友驱车到了雄安，返京途中，朋友说这儿离狼牙山还不到50公里。我心头一热，力主去一趟，以了结夙愿。我先前并未登过狼牙山，心灵却无数次登过那座山了。从小学时第一次读到《狼牙山五壮士》那篇课文，狼牙山就高高耸立在我的心头。

秋风掠过狼牙山嶙峋的脊背，山间的松柏与裸露的崖壁似在倾诉久远的往事。80多年过去，山间的野花开了又落，而崖壁上始终保留着当年的弹痕，时间仿佛也刻意放缓了脚步。

爬山时，我听到了山风穿过岩缝时发出的嘶叫，像战马鸣，又像雄狮吼，莫非是狼牙山在呼唤远逝的英灵？自1941年秋天那个清晨之后，这山风便多了几分金属的质地，那是5把钢枪伴随壮士坠崖之前，最后一次与山崖碰撞的余响。狼牙山记住了5位英雄的名字：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的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

当我站在半山腰仰望峰顶：棋盘陀是狼牙山最险要之地，三面悬崖，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上。山顶有一方平坦的巨石，天然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纹路，像一盘未下完的棋局。当地老人说，那是仙人对弈的地方。

1941年9月25日，日军3500余人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实施“清剿”。为掩护该地区部队、党政机关及群众数万人转移，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依托山地巧布地雷阵，运用麻雀战阻击和迷惑日军。完成任务后，为甩掉尾追的日军，第7连6班奉命掩护全连转移。5名战士且战且退，将日军诱向狼牙山主峰棋盘陀。日军误认为已将第1团主力包围，遂向棋盘陀猛攻。班长马宝玉带着战士一面向狼牙山顶后撤，一面依托岩石和大树，居高临下，向涌上来的敌军开火，不断有敌人坠入山涧。

置身于太行山东麓的狼牙山，我脑海浮现出小学课文中的那段描写：“班长马宝玉负伤了，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里还剩下一颗手榴弹。他刚要拧开盖子，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砸！’……”

此刻，我努力将课文中的文字，还原成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影像：无数大石头像冰雹一般，砸向可恶的侵略者，山坡上传来声声哀嚎。我犹记得电影开头的画外音：“岁月悠悠，两千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秋风呼号，那是英雄马宝玉在呐喊：“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崖下去！”又一群敌人扑上来了。马宝玉“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拧开盖子，用尽全身气力扔向敌人。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

这是何等气壮山河的一幕：悬崖上屹立着5位壮士，肩并着肩，远眺着安全转移的战友和乡亲，藐视着战战兢兢爬上来的敌人。马宝玉欣慰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言罢，他纵身一跃，第一个跳下了悬崖，4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也相继跃下深谷。不久，乡亲们在悬崖的老松树下寻到了尚存一息的葛振林和宋学义，一旁的枝干上还挂着几缕灰色的布条。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位战士却与狼牙山永远地融为了一体。

我和朋友登上了棋盘陀，一眼便看到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塔西边的小莲花峰，即为壮士跳崖处。5位战斗英雄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41年11月5日的《晋察冀日报》。他们的战斗故事被写成战地通讯，标题为《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随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他们命名“狼牙山五壮士”。

我在峰顶上俯瞰，层层金色的梯田宛如涟漪般荡开。那些田垄的曲线，多像当年五壮士纵身跃崖的那一刻，在空中划出的一道道弧线。秋风年复一年在山涧中呼啸，却再也分不清是大自然的天籁，还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回声。唯有那方巨石棋盘永远定格在狼牙山顶，等待着英魂归来。

如今的狼牙山已成为景区，五壮士的英名被镌刻在了狼牙山的石碑上。有人说，狼牙山半山腰的野杏树最懂时节，每年清明总比别处的杏花开得更早，白瓣上带着淡淡的红晕，像在向游人昭告什么。杏花懂得：人们来到狼牙山，不只是来观赏风景的，最重要的是拜谒抗日英雄。血沃狼牙山，苍松翠柏下沉睡着年轻的战士，山上的杏花为之捧出了最早的花环。

“我们来得不是时候。”朋友不无遗憾地说，“春天那会儿，漫山遍野开的还有红杜鹃呢。”

“狼牙山的秋天有红叶啊。”我指着远方红彤彤的枫林说，“你看，多像英雄的青春火焰在燃烧！”

那一刻，我望见有几片霞染的红云绕过山峦，朝我们飘过来，那可是英雄血染的风采？

狼牙山五壮士雕像。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